

中夙

著

继《我的兄弟叫顺溜》
《远去的飞鹰》后
花臂“战争三部曲”
收官之作

上阵

Shangzhen
Fuzibing

父子兵

“豆腐男儿带吴钩”，范伟上战场，大展忽悠神技。

苟且、懦弱，不是英雄。随遇而安的另一面，是顺而不从。

“谁让我活成一条烂命，就往死里磕谁！”一个东北农民的抗战史。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中夙\著

上阵

hangzhen
Fuzibing

父子兵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上阵父子兵 / 中夙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3.6

ISBN 978-7-5502-1563-4

I. ①上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09261号

上阵父子兵

著 者: 中 夙

责任编辑: 徐秀琴

封面设计: 清水工作室

版式设计: 顾小固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 468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印张: 22

2013年6月第1版

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: 978-7-5502-1563-4

定价: 36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2069000

目 录

第一章 乐极生悲的乔大先生 / 001

在军官的叙述中，乔力死得很滑稽。队伍本来在闷罐车里，乔力出去，站在车门那儿撒尿，正好火车在过桥洞子，把他给刮下来了。一开始是看见他的脸摔烂了，又发现他的一条腿断了，再后来，就没气儿了。一条命，说没就没了。

第二章 闯大祸 / 021

乔群说：“晚了。长官说了，奉军端老张家饭碗，就是老张家人。”乔日成劈手给他一耳光，骂道：“反了你了，非逼我跟你玩硬的是吧？！”接着用碗敲案板喊，“来人哪！”从粥棚后边突然闪出五六个庄稼汉子，七手八脚地用绳子将乔群捆了，扔到路边的马车上。

第三章 越 狱 / 045

张之勇闭着眼睛默不作声，尽力让身体僵硬一些。接班人在他身上这儿摸摸那儿摸摸，“妈呀”一声，道：“还有热乎气，这也没死透啊。”张之勇闭眼小声道：“是吗？你一点不傻。”看尸体的人不怕死人，就怕死人出了活人声，吓得“妈呀、妈呀”地叫，退后两步，差点儿跌倒。

第四章 混入北大营 / 067

军官去花名册上找名字，狐疑地问道：“你们俩从哪儿钻出来的？怎么没你们俩的名字？”乔群打了个立正，说：“报告长官，一定是编造花名册时把我们俩漏了。”军官转身，朝附近的一个中校军官走去。

第五章 绝望“九一八” / 089

一个老兵听罢，用头砰砰撞树，边撞边号叫道：“这他妈老窝都让人端了，不抵抗干啥？等死吗？咱手里的枪不是枪吗？是他妈的烧火棍吗？”一群士兵气得嗷嗷直叫，闹闹哄哄。

第六章 伙夫的无米之炊 / 107

乔日成高兴，说：“这话就对喽，这话还算靠谱。你说你啊，应名儿是个军需长，伙食费一个大子儿不发，让我搞伙食，这不是逼寡妇生孩子吗？”毕老六乐呵呵的，说：“你这不也生出孩子来了。”

第七章 你们为什么不反抗 / 121

广濑中佐说：“我为你们感到羞耻！作为占领军首脑，我的羞耻在你们之上。一支如入无人之境的军队，是没有荣光可言的。因此，我拜托你们当中能站出一个人来，大声说不，然后我喂他一颗子弹。这，才是合乎逻辑的！”

第八章 抗 命 / 141

花驹满饮一杯酒，到薛参谋长面前深深一鞠躬，说：“日后薛参谋长见到少帅，请替我转达一句，张大帅待我不薄，少帅于我也有恩。可是，少帅不孝！少帅明明知道日本人炸死了他亲爹，不去报仇不说，日本人打进奉天，他居然还下了个不抵抗的命令，把奉天白白让给了日本人。他亲爹知道这事儿，在阎王爷面前不得被他羞得想找个缝儿藏起来？假如日后我死在战场上，请转告少帅不要计较我不执行命令的罪过，就当替他老爹报仇了。”

第九章 牛镇攻略 / 151

谢铁骅一摇头，说：“账不是这么算的，蒋先生有个公开的说法，我们打日军一个，要拿出五个。这还是乐观的算法，要是保守一点儿，是9:1。”乔群悻悻地插言道：“要按这个算法，我们投降得了。小日本是天兵天将吗？他们的脑袋是石头做的吗？”

第十章 豆腐男儿带吴钩 / 169

黎明跳下地，双手握住乔日成的手，摇个不停，激动地说：“我是北平救亡会的战地记者。您的壮举已经见报了，四万万国人会记住您的英名。”说罢将一份报纸给了乔日成。乔日成接过报纸一看，只见报纸上登载着他的照片：在城墙上的石阶上，他握着手雷，振臂高呼，造型夸张而奇特。附注文章的标题是：豆腐男儿带吴钩。

第十一章 中 伏 / 179

谢铁骅沉思不语，耳畔迅疾响起翟举人的声音。翟举人送别他的时候说过：“牛镇这个地方眼杂，有关贵军的消息，很快就会传到省城，谢将军虑事还是要缜密一些。”谢铁骅联想到这里，心里有数了。

第十二章 上阵父子兵 / 199

乔群跨出庙门，见阳光灿烂，庙前到处是尸体，山顶的争夺战已近尾声，大刀队已呈强势。愣神之间，一个满脸血污的日本兵挺着刺刀朝他走来。乔群挥着大刀迎上去。日本兵忙躲闪，大叫道：“你杀红眼啦？我是你爹！”

第十三章 一切都只是开始 / 215

石原莞尔探究地看着谢铁骅，说：“我了解你的民族，战争很快就结束了。”谢铁骅轻蔑地笑笑，说：“你看到的我们这个民族的都是表象，战争不会很快结束，一切都只是开始，才开始。”

第十四章 自首 / 239

乔群紧追几步，横在李延庆面前，故作恳切地说：“听着啊，我自首可是奔你来的，当初我连累了你，这回呢，你可以在日本人面前邀功，这样的话，咱俩扯平了。”李延庆看看乔群，像是真话，他说：“给你活路你不走，你不是犯贱吗？”乔群嬉皮笑脸，说：“我就犯贱了。”

第十五章 猪笼 / 253

李延庆问道：“知道这间房叫什么吗？”乔群说：“知道，‘猪笼’。”李延庆骂骂咧咧地说：“进了‘猪笼’，就是过年的猪，等着挨刀吧。”

第十六章 把我胳膊砍了吧 / 273

岩谷川接过翟医生的笔，在花驹的胳膊上继续勾勒日本军旗的图案。花驹的心快炸了，他承受不住了，他的脸激烈地抽搐着，突然站起来，改说中文，大声吼道：“把我的这条胳膊砍下去吧，怎么刺都行！”在场的人都愣了。

第十七章 公开越狱 / 285

岩谷川克制着情绪，平和地说道：“你是想告诉我，只要你想，随时都可以越狱，是这样吗？”乔群沉默不语。岩谷川恶狠狠地说道：“坦率地告诉你，在我的职业生涯中，还没有哪个囚犯敢公开自己的越狱企图，你是第一个。”

第十八章 抗联第七旅 / 297

数百个衣冠不整的士兵霎时从一间间窝棚里钻出来，集合在土台下。土台上竖着一杆战旗，上面绣着两排大字：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新编第七旅。

第十九章 大刀队，没大刀 / 311

乔群心里盘算着眼下队伍里的大刀没几把，就是那几把刀也都卷了刃，最好能趁着这个机会弄二百把新大刀，他对谢铁骅说：“钱呢？订制二百把大刀，往便宜了算，也得四千大洋。”谢铁骅闷头抽着烟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实话告诉你，我一个子都掏不出来，主意你自己想。”

第二十章 雪崩了 / 327

乔日成朝岩谷川招手，笑着说道：“过来，听我告诉你，这个国家没把我当人不假，可好歹它是我的，我还靠它埋人呢。我爹的爹、我爷的爷，都埋这儿了，我怎么会给你小日本当孙子。大烟泡一刮，漫天风雪，看不清人，哪儿也去不了，你们谁都出不去啦！”

第一章 乐极生悲的乔大先生

东北的晚冬，天高地阔，群山混莽，白雪皑皑。从一条蜿蜒的小径前行，小径渐渐开阔，就显现出来大山褶皱里的小山村——柴河堡。柴河堡炊烟摇曳，少有人迹。寂寥中偶或听闻犬吠驴嚎，随即又复归沉寂。乔群就住在柴河堡。

1930年，也就是民国十九年，乔群的二哥在东北军有日子没信儿了，乔群也顾不上想。他这会儿只惦记着吴霜。柴河堡的夏天短，乔群爱在夏天躺在山坡裸露的粗岩面上晒太阳，也巧了，看见吴霜穿着一件粉色的薄薄的小褂儿。吴霜妈守寡多年，把吴霜看得紧，很难见吴霜穿一件粉色的衣衫，吴霜的衣裳都是月白的、蓝黑的。吴霜那天从山坡下慢悠悠地走过，她眼风流转着，哼着小曲儿，声音又甜又浪，胸脯一弹一弹的，腰身不时翻转，做着戏台上的姿势，那个招摇的样子，像一只狡猾的花狸猫，让乔群血脉贲张，想忽的一下子猎到她，揉搓一番。从那时候起，吴霜就像个印记印在乔群的脑子里。

此时乔群隐蔽在树林里，手里握着一把大钢刀，等着吴霜。他从树林里可以看见井台，井台那里的人看不到他。他知道吴霜每天都会在这个时候来挑水。

吴霜穿着蓝黑色的碎花小袄，担着水桶，从石板路铺就的小街慢悠悠地走来。她走路的姿势很美，臀部一翘一翘，显现出青春的媚气和活力。积雪在她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，几同欢歌。

井台附近的树林里，乔群手握大刀隐在其中，窥望着吴霜的一举一动，犹如猎人在等待猎物，他在精心计算着最佳时机。吴霜跃上井台。水井是老式的，井架上带有轱辘把，轱辘把上缠绕着井绳。此刻，吴霜把水桶吊在挂钩上，然后摇动轱辘把，让水桶沉入井里。

就在这时，乔群从树林里窜出，在附近的空地上卖力地舞起了大刀。一招一式，虎虎生风。吴霜瞥了一眼，显然识破了乔群的用意，心里说显摆啥，却只是会心一笑，继续打水。

眼看吴霜担着水桶离开井台，乔群收刀，三步两步横在了吴霜面前。吴霜说：“干啥，你？”四下看看，只有乔群和自己两个人。乔群嬉笑说：“不干啥。”吴霜朝乔群身后看一眼，说：“我妈来了。”

乔群回头，石板铺就的小街上空无一人。他知道吴霜吓唬他。吴霜她妈总

板着脸，乔群的确慥她。吴霜有一种阴谋得逞的愉快，咯咯笑着走去一边。乔群三步两步又横在她面前说：“我帮你挑。”吴霜说：“不用。”把扁担担在肩上，并不愿意和他多说话。

乔群有点儿尴尬，没话找话地说：“听说你从女中毕业了，以后就不用回奉天了吧？”吴霜说：“奉天是不用回了，可我还想去北平念书。”乔群知道她去不成北平，有点儿幸灾乐祸。吴霜她妈经常说女人念书再多也是赔钱货，怎么可能让她去北平，还一个人去。按吴霜她妈的意思，姑娘家能识文断字就行了。

乔群陪着吴霜挑水走着，想和吴霜多说一会儿话，又不知道说什么。刚才舞了大刀，是想让吴霜看看，吴霜像没看见一样，有点儿无趣。憋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我私塾不念了，改学刀。”吴霜说：“听说了，你这叫没正事儿！”随后又补充说，“是我妈说的。”乔群说：“你妈不懂。盛世学文，乱世习武。”随后也补充一句，“我的私塾先生告诉我的。”

这时乔家院子里有个女的喊：“吴霜，快来，武松上景阳冈了！”吴霜“哎”了一声，担着水桶快步回家。乔群这次没有追，他知道过一会儿还会见到吴霜。他驻足小街上，目送吴霜走进院子，而后走去自己家。

乔群的爹叫乔日成，爱说，也爱唱。夜晚的乔日成家简直就是个小戏园子，只不过演员只有乔日成一个人，什么都能说点儿，比比画画地唱点儿，那架势，像是可以点戏的单出头。

乔家的院子是个典型的东北农家院儿，三间坐北朝南的正房，分东西屋，中间用灶间隔开。东屋的南北大炕坐满了乡亲，打趣逗哏，哄笑声声。

乔日成端坐在炕头，吆喝人烫酒，一个年轻人忙起身去给他烫酒。说书人的吆喝对于乡下人来说，简直就是圣旨。乔日成说道：“列位看官，上回书说到……这个这个……说到哪儿了？”吴霜妈一边织毛衣，一边提示说：“花开两朵，单表一枝。”乔日成还是想不起来，悄声问身旁的老叟：“哪一枝？”

老叟说：“虎赋。”乔日成说：“嗯，老虎长得什么样，我编一段虎赋给你们听：远望它，没角魁牛；近看它，斑斓猛兽。眉横一王字，好像巡山都太保；腾声一长啸，顿叫沼路起腥风。二十四根胡须，如芒针铁刺。四大牙，八小齿，像锯锉钢钉。眼若铜铃光闪电，尾似钢鞭能扫人……酒怎么还不上来？”烫酒的小伙子端着酒壶恭敬地给他斟酒，乔日成啜一口酒，继续说：“虎乃山中之王啊！怎么个王呢，抬头呼风，天上飞禽皆丧胆；低头饮水，水内鱼虾尽亡魂……”

乔日成得意地顿住，问：“这段虎赋怎么样？”一帮人起哄叫好。乔日成说：“文化不？”一帮人喊：“文化文化！”乔日成说：“那还等什么？拍巴掌啊！”

满屋人笑着叫着，纷纷鼓掌。乔日成啜了几口酒，又卷了一支烟卷，接着说书，说：“武松把头巾往头上一抹，把腰带收紧，又把靴子蹬了一蹬，袖子卷了一卷，挺着腰杆，手指老虎，道：‘孽障休走！’叭叭叭叭就冲上去了……”说

到这儿，乔日成故意停下来，举着烟卷儿，冲一个小伙嚷：“没长眼哪？火！”小伙子凑上来给乔日成点烟。乔日成吆喝来吆喝去，俨然一副角儿的派头。每天晚上，乔日成就这样过着角儿的干瘾。

柴河堡中的石板路上，一身东北军戎装的毕老六策马疾行。毕老六也是柴河堡人，在东北军混了不少年头了，现在当上了军需官，官儿不大，但是实惠。这次回来，是奉命给老乔家送信儿的，顺便也能看望一下爹妈。马蹄新钉的马掌在石板上敲出脆生生的声响，威武嘹亮。

乔群骑在门槛上，一边听着爹在屋里说说唱唱，一边划拉着饭。毕老六在乔日成院门前下马，虽说是一身戎装，一身威武，乔群还是一眼就认出眼前的这位军官是早前蔫了吧唧的毕老六。乔群站起来乐呵呵地打招呼说：“毕哥回来了？！”毕老六说：“回来了，前天到的奉天，回堡子看看。”乔群说：“我哥呢？”毕老六说：“进屋说。”

乔日成还在屋里继续讲评书：“……老虎扑过来时，武松看准了老虎的五花皮：‘畜生，你玩完了！’抓住五花皮往下一摞，这可是千斤之力，老虎就地趴着，武松一脚下去，咔嚓，脊梁骨断了；又一脚下去，咔嚓，眼珠子踩冒了……”

一帮人听得入迷，唏嘘不已。毕老六拨开人群，说：“乔叔，还认识我吗？”乔日成举着煤油灯看了一眼：“哎哟，这不是下洼子的毕老六吗？哦，还弄个腰别子，瞅这意思，混出来了？”说着拉毕老六坐下。毕老六说：“不咋地，混了个小小的军需官。”说是这么说，毕老六还是挺满意乡亲们羡慕的表情。

乔日成问他：“你咋回来了呢？”毕老六说：“回来看我老爹老妈。”乔日成问：“中原打仗完事了？”乔日成知道中原那边儿一直打着，打得一会儿那边儿倒戈，一会儿那边儿反悔，后来东北军参战了，就是不知道最后谁输谁赢。

毕老六说：“完事了，咱们东北军一进关，阎锡山那个老东西就尿了裤裆……”乔日成问：“你回来了，那我家乔力呢？”毕老六没应声，掏出一包烟，先给乔日成递一支。乔日成点着烟，吧嗒一口，到灯下看一眼商标说：“嗨，哈德门，到底不一样，换洋烟了。”

乔群去毕老六腰里掏枪，毕老六急转身说：“别动，走火了不得了，你哥就是因为枪走火……”乔日成惊住问：“什么？”毕老六故意卖起了关子，说：“你家乔力枪走火了，出大事了……”

乔日成倒吸一口气。一屋子人屏息静听。毕老六慢悠悠地抽一口烟，吐出烟圈儿，说：“别急，听我慢慢说。你家乔力也是邪了，平时打枪总跑偏，可这次在山西，他没事摆弄枪，咣叽，走火了，把一个骑马视察的城防司令一枪撂倒了……”

“我的妈呀，司令？”乔日成吓得一激灵，裤子差点儿湿了。毕老六慢悠悠地再抽一口烟，说：“司令。”一屋子人谁也不敢搭话，等着毕老六的下文。“撂倒了？”乔日成战战兢兢地问，声音发颤，还是有点儿疑惑。毕老六说：

“撂倒了。天灵盖揭去一半，脑浆子都流出来了，这下炸营喽……”一屋子人面面相觑，毕老六有些得意，眯缝着眼睛欣赏着他带来的惊悚效果。

乔日成惊得眼睛直眨巴，气儿喘得开始不匀溜，嗓子眼儿的气儿往上飘，肺里头开始发虚，还是强忍着说：“往下说，往下说。”毕老六才像是说书的，不着急不上火慢条斯理地说下去：“一层一层往上报，一直报到少帅那里。”“完了呢？”乔日成紧张得太阳穴嘣嘣跳。

毕老六说：“少帅派副官到阵地，传你们家乔力，乔力吓得腿直哆嗦，说啥不去。”屋子里静寂无声。乔日成问：“完了呢？”毕老六说：“少帅火了，又传令给我们旅长，说把那个姓乔的小子押来见我，就这么着……”

乔日成眼神发怔，喃喃说：“你不是蒙我吧？”毕老六说：“咱一趟沟住着，我蒙你干啥？听我往下说……”乔日成哽咽着，摆手不让说：“……别说了，啥都别说了，你乔叔是明白人，听个头就知道尾了……”一阵眩晕，登时仰倒在炕上。

屋子里顿时乱了，在老叟的吩咐下，有的把脉，有的抚胸，有的掐人中。老叟还是有见识的。若要是人完了，那不一进门就得报丧，哪能慢条斯理地胡掰扯。吴霜她妈也看出来了，不过她一个女人，没依没靠的，不好说什么。

乔群跳上炕，分开众人，抓起老爹的一条腿，和众人一起发力，将乔日成倒提在空中。少顷，乔日成睁开眼睛，用呆滞的目光梭扫周围：“这是哪儿啊？你们怎么都头朝下……”

毕老六说：“我后面还有话，听我说完……”乔日成摆手不让说，喃喃地说：“你乔叔是明白人……”老叟说：“毕老六你就别卖关子了，先说乔力现在干啥呢。”毕老六凑在乔日成耳边说：“乔叔，你急啥呀？我没说完……乔力打死的那个城防司令，是阎锡山的人……”乔日成“啊”了一声，问：“不是一伙的？”毕老六说：“不是。就为这个，乔力立了个大功，张学良赏了他一个连副，外加大洋一千。”

大多数人都觉得意外，发出惊叫。乔日成“啊”了一声，爬起来，狐疑地问：“真的？”毕老六说：“那还有假吗，过几天回来你就知道了。”乔日成连击大腿说：“完喽完喽……”老叟问：“又怎么啦？”乔日成叹道：“这兵荒马乱的，当了连副，他人就回不来了。”

大伙纷纷上前道喜。一个乡亲说：“你这是得便宜卖乖，好事呢，连副一跷脚，就是连长。连长连长，半个皇上！”吴霜妈说：“枪走火都能升官，以后指不定有什么好事。”乔日成闷了半晌，叹说：“也是啊。”又一个乡亲说：“老乔，你就偷着乐吧，就你家那个乔力，大字不识几个，给个屎橛子当麻花的主儿，也能混上连副，上哪儿说理去。”乔日成说：“话不能这么说，这是命！”

吴霜妈附和说：“啥人啥命。我找人给小霜算过，说俺小霜是旺夫的命，她要是靠上谁，谁就紫气东来。”大伙看吴霜，吴霜的余光看着乔群，没吭声。乔群听这些话，默声出屋。

乔日成滋生美意，五脏六腑都踏实了。他坐直了身子，道：“今儿个一早，

我刚爬起床，就听门口喜鹊叫，不是一只两只，是一大帮。我就纳闷了，我一个做豆腐的，能有什么好事，现在整明白了，我家出了个连副！老天总算开眼了！这叫什么知道不？哈哈，风水轮流转，今年到我家！”

吴霜家就吴霜和她妈两个人。一早上起来，吴霜和她妈就开始蒸豆包。蒸好了，吴霜妈用小棉被将装满了豆包的筐蒙上，让吴霜去给乔家送去。吴霜觉得一大早就去乔家，像是巴结他们家一样，不想去。娘俩犟了半天，吴霜就是不去。吴霜心里别扭。乔力不就一个连副嘛，有什么了不起，我才不乐意巴结人。

吴霜妈早就看出乔群和闺女的心思，可是心思归心思，嫁人还是要嫁一个有点儿正经精神头的人。乔力就是长得差点儿，没有乔群那么浓眉大眼儿，那么结实，可是胜在老实巴交的，也孝顺，听他爹的话，靠得住。那个乔群是个什么犊子？纯粹是个驴犊子，他爹的话在他那儿没用，这样的人，怎敢托付终身？吴霜妈劝闺女：“就咱这个家，孤儿寡母，你想嫁什么样的？”

吴霜不语，心里说我和他来不上。吴霜妈说：“我知道你心里有人，那叫一个不成器，没正事！苦房抱稍拨簸箕，他哪样拿得起？守着他爹，他哪怕会做豆腐呢。”吴霜妈心里的话并没有全说出口，吴霜爱浪，爱唱个小曲儿哼个小调儿，乔力蔫了吧唧，人多都不怎么敢说话。吴霜嘴茬子利索，他想管也管不住吴霜。乔群呢，现在没得手，还好。真嫁给他，吴霜哼着小曲儿，画着红嘴唇儿，他能看得惯？一句看不惯，不得一巴掌就扇过去？辛辛苦苦拉扯大的闺女，要让人给一巴掌，那不要了当娘的命了吗？

吴霜说：“他也不是什么都不会。”吴霜妈说：“别告诉我他会耍大刀！有庄稼人整天耍大刀的？告诉你，只要你妈不死，他就别想进我家。得了，你去给你老公公把豆包送过去吧，一会儿都凉了。”吴霜依旧不想动，觉得太巴结不好，又有点儿犹豫，乔群舞大刀的样子，虎虎生风，仿佛就在眼前，一想到自己要嫁的人是他哥，有点儿别扭。

吴霜妈说：“妈知道你的心思，可是妈得让你死心。为啥呢？有句话，我本不想告诉你……”她压低声音说，“乔群不是乔豆腐亲生的，乔群是个野种。”吴霜问：“谁说的？”吴霜妈神秘地说：“村里都这么说，乔豆腐找人算过了，说乔群命硬，是个克星，逮谁克谁，克谁谁死，我能把你交给他吗？妈还指望你养老呢。快去吧，机灵点儿。”

清晨，村子醒了。远远近近，鸡鸣，间杂着狗叫。乔群被院子里咿咿呀呀的声音吵醒。他爬起来，裹着被子，朝一块结了霜的窗玻璃哈气。窗子大部是纸，只有一块镶着玻璃。他连哈了几口气，霜粒融化，他又用手指抹出一个圆，渐而透明。见老爹穿着一新，在院子的雪地上唱蹦蹦。蹦蹦，也叫蹦蹦，是个俗称，就是东北地方戏，在东北大秧歌、河北莲花落的基础上，陆陆续续演变，成为二人转，不过这是后话。

吴霜挎着小筐，筐上捂着棉垫子，出现在院儿前，看见乔日成扭着腰身唱曲

儿，咳嗽一声。乔日成止声，佯作干咳，有点儿不好意思。乔群边穿衣服边窥望外面的动静，幸灾乐祸地寻思你倒是唱啊，也知道害个臊。听见乔日成和吴霜打招呼进屋，乔群连忙整理一下头发，择一择衣裳上的棉絮。想出西屋，又一想，吴霜昨天晚上对自己的态度冷冰冰的，还是先不出去打招呼吧。

吴霜还是听从她妈的意见，见了老公公要机灵一点儿，就挑着乔日成爱听的说起唱小曲儿。她说：“我半路上就听见乔叔唱了，还别说，唱得挺带劲。”乔日成也客气，说：“就是瞎唱。乔力不是当连副了嘛，我嗓子眼儿刺挠。哎呀，这要是闲钱，我雇个戏班子，就在我家当院搭台子唱，唱他个七七四十九天。”吴霜咯咯笑。跟着乔日成进屋。

乔日成朝西屋吼：“筷子玩意儿，小霜来了，你还趴窝？”乔群在屋里应了一声。吴霜进屋掀了筐上的棉垫子，一筐刚蒸出的黏豆包还冒着热气。吴霜说：“我和我妈特意起了个大早，蒸了一锅黏豆包。”吴霜去灶间拿了个盆，往盆里拾黏豆包，道：“可别吃瞎了，这可是大黄米。”吴霜说完就有点儿后悔，东西都送来了，多这么句嘴干啥。不过乔日成没觉得有什么不妥：“这不年不节的，蒸大黄米的豆包，白瞎了，这是干啥？”

吴霜俏皮一笑，说：“乔力不是当连副了嘛，我妈说得庆贺庆贺。乔力这下子抖起来了。”乔日成说：“哎呀，你妈也是的，平时抠得要死，真到了节骨眼，也知道穷大方。多大点儿事，不就当了个小连副嘛。”吴霜说：“我妈说了，咱这趟沟出去混事的，还真就属他了。”乔日成说：“我知道你妈的小心眼。你替我回话，有我当家，我那个乔力不会变卦。”吴霜道：“我倒是不怕，我妈不放心，说东北军军官除了正房，还要娶个偏房。”乔日成说：“他敢！我到现在还要单儿，他敢忙活俩？”说完拿了个豆包吃。

乔群出现在门前，说：“那是你乐意。谁又没让你耍单儿。”乔日成吃急了，被豆包噎住。吴霜看乔日成噎着了，说：“别急，我去熬一锅豆腐汤，这就好。”说着扭身去了灶间。乔日成骂骂咧咧地说：“乔群你个筷子玩意儿，还谁也没让我耍单儿，说这话也不怕遭雷劈。就你这个屌样，我要是给你找个后妈，没准儿能给你下耗子药。”爹没找后妈这事儿，乔群根本不领情。找后妈咋了，后妈疼不疼孩子，全看爹自己的本事，爹能镇得住宅，后妈敢欺负孩子？还不是爹自己没能耐。乔群没理他爹。

乔家这爷俩一向不和，一有外人就戗戗，等关了门，就剩他俩，还是乔日成看乔群脸色时候多。吴霜上灶间做豆腐汤，乔日成悄悄合上东屋的门，低声说：“气不顺是吧？我知道，你也看好了人家……”乔日成往灶间一歪下巴。乔群不言声，咽下的豆包，觉得有点儿苦。

吴霜在灶间往灶坑里塞柴火，又鼓腮往里呼呼吹气。柴火渐渐旺了，大锅里的水翻滚开来。吴霜左手拿块豆腐，握刀的右手飞快舞动，豆腐片飞到锅里。屋里传出话音，吴霜边切葱花边往门口凑，偷听爷俩说话。

乔日成把卷好的烟叼在嘴上，朝乔群说：“火。”乔群把火柴撇过来。乔日

成没好气地自己点烟：“就算你看好了，也是白搭。人家好好一朵花骨朵，能往你牛粪上插吗？”乔群心里窝气，我是牛粪，乔力就不是牛粪了？我怎么了？我偷了还是抢了？还是抽大烟逛窑子？乔群就是不明白，自己一身紧绷绷的腱子肉，又有一身好刀法，怎么就不如连杀鸡都不敢看的乔力了。

乔日成鼓着腮帮子，吐着烟圈，斜眼看儿子，说：“还当我不知道？”乔群没理他。乔日成说：“堡子里人告诉我，你没事就往南山庙里跑，拜和尚为师，耍大刀片，有这事吧？”乔群慵懒地仰在炕上，不想说话。在私塾学了几年，让乔群的心思变得开阔了。女慕贞洁，男效才良，光咿咿呀呀背诵诗文，有什么意思？男儿的才良是个啥，跟着爹学会做豆腐又有什么意思？一直窝在这个小山沟里吗？光听说奉天这个奉天那个，吴霜都去过奉天，我乔群却连奉天的土坷垃都没踩过。拜和尚学耍大刀咋了，有一身武艺，总比挨欺负强。他根本不理他爹的叨叨。他在幻想他要大刀，噹啷咣啷，吴霜看得两眼放光，那才叫一个美呢。

乔日成好像看出乔群的心思，凑过来，把声音压低：“明说吧，你们哥俩都看好了小霜，可有你哥在，小霜就轮不上你！”乔群说：“凭什么？”乔日成说：“论长幼，他是你哥；讲混事，人家出道了，不到三十就贵为连副，你算个啥？耍大刀还不如会杀猪的吃香。”

乔群说：“我和小霜拜过天地了。”乔日成一惊，问：“啥啥？！”乔群说：“不光拜天地，还入洞房了。”乔日成惊得一迭声：“啥啥啥？”在乔日成家灶间正在盛豆腐汤的吴霜听见乔家爷俩说的话，吃了一惊，心想乔群这是想要干什么呢。

乔日成也吓了一大跳，吴霜是许给了乔力的，这要真是乔群先下手把吴霜生米做成了熟饭，乔力怎么办？自己家的兄弟，当真为了个女人拎锄头动镐头拼个头破血流，那还了得。这一个沟里住着的老少爷们儿都跟亲戚似的，相互之间啥事儿都有个照应，哪能一家的弟兄还撕破脸呢。乔日成胆战心惊地盘问了半天，才弄明白，原来俩孩子五六岁大的时候，对男女之间的区别开始好奇，互相看看自己有啥，别人有啥，乔群显摆自己有小牛牛，笑话吴霜啥也没有，吴霜羡慕他尿得远，摸过一两下他的牛牛。作为回报，吴霜也让他看过私处。如此而已，哪儿就能算入洞房了，当不得真的。乔日成松了一口气，放下心来。

吴霜听乔家爷俩嘀嘀咕咕，也听不清楚，就知道没什么好听的话。她稳了稳神，端着汤盆进屋，装作什么也没听见，道：“吃饭吃饭。”三个人围着炕桌坐下。乔日成刚吃了一口就放下筷子，正襟危坐。他昨晚半宿没合眼，琢磨着乔力连副这个事得闹个动静，整个响儿。自打民国以来，柴河堡出去混事的不少，乔力虽说算不上拔头筹，也算混到了有头有脸。按说这就是祖坟冒青烟。按乔家祖上的规矩，应该要祭拜祖坟。

乔群没有搭话，只顾扒拉饭菜。吴霜和老公公商量起来。首先得请吹鼓手，有一个叫郭大埋汰吹喇叭的，价码不低。乔日成觉得让乔群报自己的号“乔大先生”，郭大埋汰不会漫天要价。吴霜倒觉得人都认官，还是报乔力的名号更实在。乔群在一旁听着，觉得吴霜也不能脱俗，一个连副，至于嘛。他暗暗想自己

要不要也去东北军混混日子。

敲定了吹鼓手的事儿，接下来就是鞭炮了。乔日成听说张大帅当年祭拜祖坟，放了三十响礼炮。乔日成和张大帅敢比，他觉得因为张大帅是响马出身，祖上也是草民一个。他乔日成祖上诗书兼宦官，镶蓝旗，有一个叫乔守邑的，当过大清的御前行走，那可是从四品，正经八百的贵族，和张小六子家有什么不敢比的？礼炮他放得，我就放得。可是上哪儿买礼炮呢，还能为了买礼炮去趟奉天吗？吴霜到底还是个姑娘，一点儿没怀疑宦官怎么还有后代，只是对买礼炮的事儿表示怀疑。乔日成说你们换个路子琢磨这事儿，咱花钱雇几个打猎的，放上一通排子枪，不比礼炮声音差。

说到乔日成让吴霜陪着一起祭祖，吴霜觉得还没过门，没名没分的，不好。乔群说：“你要名分的话我现在就给你，我现在就管你叫嫂子。”吴霜的眼神一下子变得幽怨，没吭声。乔日成看在眼里，心想，这俩孩子眉来眼去的，可怎么好？怎么说也是小叔子和嫂子的关系，好说不好听啊。于是皱着眉头咳了一声，接着絮叨祭祖的顺序，请谁主事。然后吩咐乔群上镇上去请郭大埋汰。

石板路上，乔群和吴霜默默地走着。吴霜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刚才在乔家，和乔群一起吃早饭，觉得和乔群已经成了一家人，可是一出乔家的院子，就觉得生分了，记起自己要嫁的是乔力，不是乔群，心里微微有点儿难过。还是乔群先开了口，他说：“哎，问你个事……给你提亲的时候，媒婆咋说的？”

吴霜说：“说你哥这么好那么好，快说出花儿来了。”乔群说：“一句没提我？”吴霜诧异地看着乔群一眼，笑说：“没提吧，我没在跟前儿听。”乔群驻足，咬牙切齿地骂道：“妈的，我偷着给了她一块大洋，她哪怕说我一句好话呢。”吴霜一愣，无言，继续往前走。前面是岔路口。乔群驻足，盯着吴霜扭动的腰身。吴霜脑后似乎长了眼睛，突然回头，嗔道：“别在后边看我！”

乔群说：“我想要你一句话。”吴霜说：“我妈说了，你没正事儿。”乔群发狠，说：“我还看过你！”吴霜红了脸，甩出一句：“不要脸！”乔群气呼呼地说：“就不要脸！”吴霜也生气了，扭头就走。乔群追上前几步，扯住吴霜的后衣摆。吴霜挣脱几下，乔群不好再拽她，就松了手。吴霜说：“你规矩点儿，再过几天，我就是你嫂子了。”

乔群一脸绝望，恶狠狠地看着吴霜，说：“我咋想的，你心里明白。”吴霜说：“明白有啥用？我妈说了，只要她不死，你就别想进我家门。”乔群先是绝望，继而嬉皮笑脸，隔好远朝吴霜弯腰施礼说：“惹嫂子生气了，得罪！”言罢拐去另一条路，独自前行。

乔群暗想只要吴霜她妈不死，我乔群就不准进她家的门，用得着那么绝吗？论文，我乔群也念过私塾，不能算知书达理吧，也算识文断字的人；要武，我乔群一把大刀傍身，三五个小子不是我的对手，吴霜嫁给我有啥不行？就算我跟着我爹学做豆腐，又有啥难的，不就是做个小买卖嘛，我想的话，不是个事儿。有啥不行的，还只要她妈活着我就不能当她家女婿。乔群想不明白吴霜她妈的心

思，心窝里堵着个坚硬的冰凉的黏豆包，下不去，生疼。

又一个清晨到来了，鸡叫三遍时，乔日成已经穿戴一新了：上着黑缎子马褂，下面是棉长袍，足踏崭新的黑布鞋。乔日成走到墙前，对着一面缺了一角的破镜子左照右照，嘴里自夸道：“不错不错……”但一绺翘起的头发让他感觉不对，他用手抚了抚，头发还是翘着不肯倒伏。他开了门去灶间到处翻找。灶间蒙着一丝曙色。乔日成这儿翻那儿找，砸西屋门，问：“三儿啊，咱家那小罐猪大油呢？”

西屋传来乔群的声音：“都长毛了。”乔日成心里想我知道长毛了，长毛了怕啥。乔群不知道长毛的猪大油有什么用，还大声小气地问：“你干啥？”乔日成说：“你管老子干啥！”乔群躺在西屋里嚷着：“在碗架柜底下。”乔日成蹲地，从碗架柜底下掏出一罐猪油，悄悄回他的东屋。

乔日成掩了门，撕开封罐的牛皮纸，用手指去里面抠出一块猪油，抹在头发上，之后对着镜子，用五指爬梳头发。镜子里的乔日成焕然一新，头发秩序井然，油光闪亮。乔日成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抱拳揖礼：“这位先生眼熟啊……请问尊姓大名？”镜子里的乔日成表情肃穆，慢悠悠一字一板道：“本人乃乔日成，写得一手好字，做得一手好豆腐，这些都是雕虫小技，不足挂齿。要紧的是，我现在是连副他爹。”此番自己和自己的对话，让乔日成开心地笑了。乔日成朝镜子里的自己呸了一口，嘲弄道：“小样吧，还连副他爹！”

门吱嘎一声开了，乔群探头进来：“跟谁说话呢？”乔日成说：“高兴了，自个瞎叨叨。”迈着四方步，亮相给儿子看。儿子今天没戗戗他，他没觉得儿子有什么心事，倒觉得要祭祖了，儿子懂事了。左看看，右看看，想着自己身上的这身衣服还是结婚那年买的，就穿过一水，一直压箱底。这么多年过去，儿子长这么大了，自己还是有功的。他叹了口气，不免有几分得意。乔群一脸坏笑，说：“穿这身出去，爹不像是做豆腐的。”乔日成对着镜子感慨道：“你爹我生就一副贵族坯子，只要稍微那么一捋飭，做派就出来了。我走几步你看看。”乔日成在屋里踱起方步，自娱自乐，乔群早溜出去了。

乔家的祖坟在半山上，周遭有茂密的松林。一侧的空地上，五座错落的坟茔依次排开，样式不一的石碑上都注着乔姓，可见岁月的斑痕。太阳当顶，阳光和暖，参加祭拜的乡邻好友络绎不绝地来到坟茔地。乔日成由乔群和吴霜左右护驾，朝来人频频揖礼，热情寒暄。有妇女跟乔日成打招呼，夸他穿得挺新鲜，跟新郎官似的，乔日成喜滋滋的。

来的人不少，其中有打扮体面的乡绅崔二爷。崔二爷揖礼道贺，还管他叫乔大先生，又备了份礼，让下人将一个红缎包裹的礼品交给乔日成。乔日成回礼回得谦卑。到底还是做惯了豆腐，场面一大，乔日成有点儿诚惶诚恐。

一身戎装的毕老六也来了，在近前立正，啪地朝乔日成敬了个军礼。乔日成受宠若惊，已然忘了毕老六卖关子差点儿把他吓死的事儿了，连忙说：“使不